

曲 劇

糧 食

彭 汪 加 原 作
汪 汗 改 編



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糧 食

(曲 劇)

彭 加 原 著
汪 汗 改 編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四•十•開封

劇 曲
食 類
彭 加 原 著
汪 汧 改 編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開封市中山路北段331號
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
開封市北書店街100號
河南省鄭州印刷廠印刷
鄭州市天成路人民廣場對面

書號(汧) 149

一九五四年十月第一版——第一次印刷

開本787×1092 1/32

印 張 1 1/2

字數： 29,000字

印數： 1—5,626冊

定價： 1,600元

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豫新出字第貳號

人物表

馬三松——（簡稱馬）男，五十六歲，農民。

吳惠農——（簡稱吳）男，四十多歲，源盛糧行的老闆。

妙娥——（簡稱娥）女，三十多歲，吳惠農的妻。

馬小寶——（簡稱寶）男，二十歲，馬三松的侄，糧行的學徒。

萬卓清——（簡稱萬）男，四十歲，糧食公司的科長。

幹部——（簡稱幹）男，三十多歲。

時間——一九五三年的麥收後。

地點——某小城市。

佈景——糧商吳惠農家裏的客屋。舞台正面是窗戶，窗前有方桌一張，兩旁有

紅漆木椅各一，桌上有茶壺、茶杯、火柴等物。左右靠牆各有木櫈一條。（在演出時可根據條件和劇中情節斟酌佈景或不用佈景。）

（幕啓時，妙娥穿一身新衣，手拿梳粧用具上場。）

娥：（唱銀紐絲）人襯衣裝馬襯鞍，嶄新的衣裳身上穿，

手拿梳粧盒，梳頭修容顏，

打扮的漂漂亮亮賽天仙。

今日裏有客人到俺家園，俺掌櫃安排我招待一番，

請的是大幹部，要把緊事談，

拾掇的乾乾淨淨客人喜歡。

俺掌櫃待客人不怕花錢，叫小寶多買魚肉好香烟，

他去上街買，一會兒就回還，

今晌午我親自動手把菜煎。

（滿舟調）說起俺掌櫃，本領真不凡，

在本城開糧行誰不誇讚，放青苗囤糧食他能賺錢。

如今不順當，政府管的嚴，

雖然說糴糧食往後困難，擋不住俺掌櫃會打小算盤。

（妙娥梳粧，馬三松上。）

馬：吳大嫂，你忙着啦！

娥：馬三松來啦！咋這些天沒進城呀？昨天小寶還說你哩！

馬：眼地下裏活多，沒空到城裏來。

娥：走了十幾里路，一定累的很，歇歇吧！

馬：不累，不累。今天我是趁船來的，裝來一石多糧食。

娥：一石多？好，好，夠交貨的了。前天惠農還說：春天你使俺那青苗錢，該交貨了。

我說馬三松是個老實人，他侄還在糧行裏學生意，一定誤不了事。我說這話一點也不錯，你今天當真就裝來了。

馬：裝是裝來了，可是交不交你們的青苗糧還不一定。我是裝來賣的。

娥：怎麼？你不先還俺的糧食，倒先要賣錢？

馬：不這樣我就沒辦法呀！（唱陽調）

前幾天下大雨人人喜歡，塢土好種上豆苗能出全，
至如今俺家裏沒有豆種，手中空沒有錢作了大難。
莊稼人不賣糧沒有法辦，買豆種買肥料樣樣得錢，
不這樣俺就要耽誤生產，因為這青苗賬暫且不還。

娥：好吧，你到糧行裏去找惠農商量一下吧！只要他答應，我想扣一半賣一半也可以。
馬：我去過了，吳掌櫃不在糧行裏。

娥：那你就找周先生談談也中，惠農不在糧行裏的時候，事情都是他管。

馬：我跟周先生說過了，可一點也說不通。沒辦法我才來找吳掌櫃，要是還是不中的話

……我想……。

娥：你想怎麼樣呀？

馬：我想把糧食賣給收購站去。

娥：（大驚）賣給收購站？你這是啥意思？（唱陽調）

樹有皮，人有臉，不守信用可不沾，

春天兩下相約好，賣糧不能到外邊。

（夾白）那個時候咱說的一清二白，糧食下來就賣給俺，到如今你又耍變卦！人說了話總得算話呀！

馬：（接唱）那時候雖然我這樣來談，誰知道恁的糧價定的賤，

比牌價恁低了兩千多塊，是傻子也不能認這價錢。

恁自己把糧價定的爛賤，又何必怪人家不守前言。

娥：（夾白）你的意思想咋辦呢？

馬：（接唱）以我意出好價買我糧食，要不就青苗麥上補我錢。

你講的這些話不沾理邊，叫人家聽見了嘴能笑偏，

自古時到如今誰家這樣，誰能把青苗糧重添價錢。

俺買你青苗糧整整一石，黑筆寫憑據條俺拿手間，

四萬二青苗錢不能再加，你要想再加錢是難上難。

馬：雖說我出過憑據，可是讓你自己說，四萬二的價錢公平不公平？比現在收購站的價錢低兩萬多，一石糧食我吃虧二十幾萬哪！我咋能吃得起這虧？你給我想想。

娥：賣青苗是姜太公釣魚，願者上鉤。那時候惠農看你青黃不接，手頭困難，是幫幫你的忙，現在弄得像是害了你一樣。那你以後就不要再賣青苗了，補錢加價是辦不到的。你也不用提，惠農也不會答應你。

馬：要是不能在青苗糧上補錢的話，恁出好價錢買我的糧食也中；要不，這樣我吃虧太大，也別怪我另打主意，把糧食賣給外邊。

娥：今天你咋像生人講話一樣，一點情面也沒有啦！（唱銀紐絲垛）

叫三松你也要憑良心，俺待你那一點不夠親：

去年你找俺，把小寶送上門，

看你老面子，俺留下當自己人；

今年三月裏，恁老婆病纏身，

你沒錢來看病，急的亂找人，

惠農可憐你，青苗錢送到門。

如今俺難糧食，你就該報報恩，

青苗賬你不還，倒要賣給外邊人。

你仔細想一想，咋能對起人！

馬：（接唱）

馬三松，咱們供事可得憑良心！

你想想是怪誰不憑良心，老周說先扣俺一石青苗賬根，剩下的糧食，低價賣給恁，

你想想，這樣吃虧俺咋能不痛心！

娥：我沒勁跟你說，你去找惠農說說吧！他氣量大，只要你向他多說點好話，他心一軟，多少總肯幫你點忙。臂膊總是向裏彎。你的穀子還是賣給俺吧，不要去賣給收購站。

馬：只要吳掌櫃肯幫忙，當然賣給恁，要不然我也不會把糧食運到城裏來。俺村附近就有收購站，我要不顧交情，在鄉裏就賣了。

娥：還是賣給俺們好。你等一下吧！惠農快要回來了。

馬：我從糧行找到家都找不到他，他到哪去了？

娥：（唱陽調）這幾天惠農心中躁，爲買糧成天把心操，

一天到晚外邊跑，你去找他也枉費勞。

馬：（接唱）

剛才我在糧行留神瞧，你們的生意也並不好，賣糧戶都上收購站，很少人跟恁打交道。

娥：（低聲地）

馬三松，你不知道啊！（唱銀紐絲垛）門市生意不中用，俺也不靠它把財生。

惠農到鄉裏，四下去活動，

找幾家小鋪子，把糧食糶手中，

明地沒生意，俺暗地會活動，

不瞞你，俺這生意倒興隆。

馬：（夾白）

恁真會活動啊！掌櫃啥時回來？我不要再乾等着耽誤了事。

娥：你來瞧！（接唱）

今晌午惠農一定回家中，爲請客你瞧我打扮得多乾淨。

馬：（接唱）

請的那一位？

娥：（接唱）

提起來有大名，

他本是省裏幹部來到鄉中。

馬：（驚奇地）

吳掌櫃還認識省裏的大幹部？

娥：當然嘍！（唱陽調）

他是個大幹部有勢有錢，跟惠農同過學有好幾年，

至如今十幾年沒見過面，他入政俺入商分道向前。

今日裏俺請他來家吃飯，想請他幫幫忙留點情面，

等一會他若是到俺家內，你不要對着他胡說亂言。

省城裏大幹部平常難見，我真想等一會把他看看，

馬：（接唱）

娥：（接唱）

誰知道大幹部是個啥樣？
他與那縣裏幹部可不一樣。

呢子制服多體面，明亮亮皮鞋腳上穿，

水晶石眼鏡金絲腿，黃登登手錶白鎖鍊。

金星牌鋼筆胸前掛，紅堂堂皮包順手掂，

國家大事他來辦，他又有勢來又有權。

馬：吳大嫂，你啥時候見過這樣的大幹部？

娥：嗯，嗯……沒見過。我想着就是這個樣子。

馬：我當是你真見過哩！

（妙娥正要往下說，忽然想起收拾梳粧用具。馬小寶上。）

寶：三叔來啦。

馬：嗯，你弄啥去啦？

寶：我買菜去了。我算了賬再跟你說話。（向妙娥）我把菜買回來放在灶屋裏啦。（從衣袋內掏出兩包香烟、一包茶葉放在桌上，又取出鈔票若干和一張紙。）剩下兩萬三千五百塊錢，這是記的賬，我報給你聽聽。

娥：不要報了，我現在沒工夫。已經快晌午啦，我得趕快去做菜，要不然恐怕來不及了。

寶：錢和賬都給你。

娥：（收錢，點鈔票。）小寶，好長時間沒見過你三叔啦，你陪他說說話吧！我出去有

點事。（拿梳粧盒下。）

寶：（倒水給馬）三叔，你喝水吧！今年麥季收成好吧？

馬：（唱陽調）今年麥季好收成，家家戶戶喜盈盈，

雨後正在忙種豆，男女老少不消停。

寶：（夾白）你的豆子種上了吧？

馬：（接唱）沒有種籽咋能種？把我急得不能行，

爲了賣麥糶豆種，才把糧食運進城。

寶：（夾白）鄉裏就有收購站，你咋不在那裏賣呀？

馬：（接唱）你不知道這事情，不到這賣真不中。

寶：（接唱）你說這話我奇怪，到底爲的哪一宗？

馬：（接唱）春天吳掌櫃來放青，我使他銀錢顧營生，

一石我吃虧十幾萬，如今叫我真心疼。

寶：（夾白）他黑心剝削你，就別給他！

馬：（接唱）雖說吃虧不敢吭，欠賬不還怎能行？

他叫我麥罷進城來賣糧，言說價錢能高斗公平。

到哪裏我也是把糧食賣，賣給他還能夠落點人情，

我求他青苗價上補我錢，高價錢買我糧食那也中。

(白) 今天我就運來一石多糧食。我想跟他商量商量，能在青苗賬上補給我幾個錢，我就把那賬還給他；要不能補錢，就求他出好價錢買我這糧食。可是……

寶：你找到他沒有呀？

馬：還沒有找到他哩，我在糧行裏見周先生啦。(唱陽調)

在糧行我找到周先生，他言說不扣青苗萬不成，

剩下的那糧食給俺低價，明明是吃大虧這咋能中！

周先生他說話實在無理，我來找吳大嫂求人情，

不料她也是照這樣來說，又叫我找惠農把話來明。

這個事到如今沒有法辦，我只好等惠農快回家中。

等他也是白誤事，你何必拿着糧食找氣生。

你咋知道找他也不中？吳掌櫃總比他們強些。

我在這當店員一年有零，他們的那脾氣我摸的清，

都是那棺材以內伸出手，死要錢他把人坑。

啊，小寶，你小點聲，別叫人家聽見了。

吳惠農，吸血虫，你要他幫忙哪會成！

我想試試也沒壞處，我想他會留點情。

寶：(接唱)

馬：(夾白)

寶：(接唱)

馬：(夾白)

寶：(接唱)

馬：(接唱)

寶：（接唱）

叫三叔，聽我明，何必找他來留情，明明他是剝削你，爲啥找着受欺瞞！

馬：（夾白）

你說咋辦呢？

寶：（接唱）

前街有的是收購站，糧價合理又公平，

國家購糧爲建設，咱不該賣給私商受他坑。

馬：我也知道上收購站，可是人家春天就叫咱把糧食賣給他，如今咱還能把糧食賣給外邊去？再說，咱給他留着情面，他總不能沒良心，青苗價錢總能補幾個，就是不能補，他買咱的糧食總得給個好價呀。要是這樣不中，再上收購站也不晚。照你說這樣辦，我的青苗賤吃虧就吃定了。我還想叫他補幾個吶！我還想叫他掏好價買我的糧食吶！

寶：跟他還講什麼情面、良心的！你想叫他補你錢、掏好價買你的糧食，那咋會行！叫我說，就不管他青苗、黃苗，根本不理他那一套，把糧食統統賣給國家。他要是來找麻煩的話，那再好也沒有了，我正想找他算賬哩。他幹過多少投機倒把見不得人的事，我都知道。

（娥上，聽見寶最後一句話，猛一怔。）

娥：小寶，你說誰投機倒把呀，咱可是沒幹過，你不要亂說話。

寶：（機智地）我說那糧食業裏有不守法的，是他們投機倒把，你說不應該檢舉他？

娥：都是做生意，哪有投機倒把的事，你不要亂說亂講的。

馬：吳大嫂，他說的是人家。我叫他別多管閒事，沒好處。

娥：是啊，小寶你可要聽你三叔的話，這都是教你學好的。

寶：天快晌午了，客人馬上快來。我買的菜你見到了吧？

娥：我就是來跟你說說別上哪去，一會兒幫我做飯。我趕緊拾掇菜去。（下）

馬：（胆怯地）小寶，你不要這樣亂說，人家聽見了要是歇你的生意，你再叫我給你找

地方，我可沒處找了。

寶：你放心，我不怕。我已經加入店員工會，有工會保護我，他敢歇我的生意！吓死他！

馬：你咋跟鞭炮一樣，一點就着哇！先說的還有點理，越說越不上路了！（唱陽調）

小寶你真是太年輕，說出這話理不通，

爲人都要有信用，誰能不顧臉面情。

賣給他青苗糧一石整，我出了憑據他拿手中，

打起官司我輸理，只有商量辦事情。

勸三叔把我的話來聽，跟他這人還講什麼情，

趁早你死了這條心，別跟他來費嘴多叮嚀。

一年多我把他看的清，狼心狗肺他把人坑，

對這人只有檢舉他，別有啥法都不中。

寶：（接唱）

馬：（驚惶地，接唱）

這樣辦，可不中，自己找着來碰釘，

他縣裏、省裏都有人，官司打輸把咱坑。

（白）你沒看今天還有省裏的大幹部到他家吃飯啦！咱能鬥得過他！你千萬不要亂來，不要冒冒失失！闖下禍就晚了。

寶：不用你担心，我自己知道。他投機倒把，擾亂市場，我一定要給他個教訓。你等着看吧！我也不管你啦，隨你便搞吧！你不把糧食賣給國家，不幫工人階級的忙，就是不幫我的忙，以後你不要再來找我！

馬：啊！你說起這話來了！（唱魏調）

小寶說話真難聽，說的我腦袋直發轟。

今天我不是來找你，我是來找吳惠農。

你的翅膀才長硬，教訓起我來倒不輕。

我自己事情自己管，用不着你來瞎叮嚀。

以後你要出了事，也別找我來求情。

（白）你別跟我瞎扯啦，我走！

（馬三松怒氣冲冲地走向門口，吳惠農穿便衣，忽忽上。）

馬：（見吳進來忙招呼）吳掌櫃，你回來啦！

吳：（不理馬，問寶）客人來過沒有？

寶：（冷淡地）沒有。

吳：馬三松，你那個事周先生告訴我了。今天我事情忙得很，沒工夫管這些小事情。你

：明天……後天也有會，你三天以後再來吧！

馬：（着急地）這樣可不行啊，眼下家裏活就耽誤了。吳掌櫃，請你幫幫我的忙吧！

吳：真麻煩！好，我三言兩語給你說清楚！（唱陽調）

青苗價咱兩下商量停當，你看這憑據上面寫得詳。

（從衣袋內取出憑據，給馬看。）

這是你親手畫的押，你別再講這一樁！（將憑據放入衣袋內）

生意人，最善良，守信用來好心腸，

說一是一不能變，添添去去算荒唐！

俺糧行放青苗不止你一戶，四鄉下青苗賬幾十石糧，

如若是從你這開個新例，別的人都要添我有口難張。

咱二人供事日久長，我的困難你也想想。

不添價錢我吃虧大，你也給我想一想！

好好好，我幫忙，今天這糧食不扣賬，

糧食一定賣給俺，照俺的價錢來賣糧。

馬：（接唱）

吳：（接唱）